



李元秀
主编 刘扬 编著

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

十全天子

乾隆

隆

一个最幸运又最不幸的君王

文治武功于一身的风流天子

一位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

走进中国帝王那些亦真亦幻的谜团里。

去真切地感受那些或者惊心动魄，或者缠绵悱恻，或者放荡不羁，

或者勾心斗角的帝王生活……

去靠近他们的内心深处，

触摸他们悸动的心跳，

讲解深藏在历史背后的王权帝国。



一个儒雅的皇帝和一个粗鄙的 文治武功一身的农民天子

——清世宗与乾隆的比较

清世宗，即雍正皇帝，是位勤于政事、励精图治的君主。他善于用人，重视吏治，对官场中的腐败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。他在位期间，虽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和边疆危机，但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，使得国家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。同时，他还注重文治，大力提倡儒学，推崇程朱理学，对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乾隆皇帝，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。他在位期间，继续推行清世宗的改革措施，使得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。同时，他还注重武力，多次亲征平定叛乱，如平定三藩之乱、平定回疆之乱等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。在文化方面，他也非常重视，大力提倡儒学，推崇程朱理学，对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综上所述，清世宗和乾隆皇帝都是清朝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君主。他们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，但都为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他们的统治时期，也是清朝历史上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。



李元秀 主编 刘扬 编著

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

十全天子

一个最幸运又最不幸的君王
文治武功于一身的风流天子
一位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

走进中国帝王那些亦真亦幻的谜团里。
去真切地感受那些或者惊心动魄，或者缠绵悱恻，或者放荡不羁，
或者勾心斗角的帝王生活……
去靠近他们的内心深处，
触摸他们悸动的心跳，
讲解深藏在历史背后的王权帝国。

乾隆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十全天子——乾隆/刘扬编著. —呼和浩特：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 2009. 7
(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/李元秀主编) ISBN 978 - 7 - 204 - 10104 - 7

I . 十… II . ①刘… ②李… III . 乾隆帝(1711 - 1799) - 传记
IV . K827 =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21759 号

中国历史著名帝王大传

作 者 李元秀
责任编辑 张惠钧
封面设计 宋双成
出版发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20
字 数 40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 - 10000 套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04 - 10104 - 7/I · 2149
定 价 596.00 元(全 20 册)

如出现印刷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第一章 目 录

第一章 传奇身世乾隆帝	1
第二章 乾隆新政	33
第三章 政改吏治奠基业	71
第四章 远征平叛固疆土	105
第五章 统回疆征金川	160
第六章 关注民生兴经济	194
第七章 盛极而衰乾隆王朝	225

第一章 传奇身世乾隆帝

乾隆皇帝是我国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，关于他的出身，历来说法不一。

一种是浙江海宁陈氏。据《清朝野史大观》所称，康熙年间，皇四子雍亲王胤禛与朝中大臣陈阁老很相善，王妃钮祜禄氏生得非常美貌，深得雍亲王宠爱。她与陈夫人关系也很要好，常有来往。相传，陈阁老五十余岁时，其夫人忽然怀孕，陈阁老很是欢喜，早烧香，晚磕头，求得菩萨保佑，生个儿子，好接继香火。此时，王妃钮祜禄氏也怀了孕，渴望生个男孩，日后出人头地。

康熙四十九年，钮祜禄氏与陈夫人同年同月同日分娩。陈夫人生了个男儿，实现了心中的愿望，而王妃竟生了个女孩，内心愁闷。王妃的身边婢女李妈十分聪明，她知晓王妃的心事，便忍不住对王妃说：“奴才愿为王妃效劳，能将公主变成小王。”接着便与王妃商议了一番。王妃听后，大为欣喜，忙让李妈着手去办，这李妈出了宫门，便来到陈阁老府上，先说道：“恭喜夫人生了贵子。”接着说：“王妃也生了小王，王妃让老婢来此告诉夫人，待满月时，请夫人带小官人到宫里看看。”陈夫人高兴答应。

到了满月那天，王妃不见陈夫人与小官人进宫，内心非常着急，令李妈到陈府去接。当李妈又来到陈府时，见陈夫人正害病，陈阁老没有进宫的打算，就说：“我家王妃在宫里准备了各种各样礼物，如果夫人与小官人不能去，恐怕王妃会生气的。”陈阁老听后，沉思了半天，最后决定让奶妈抱着小官人随李妈进宫。来到宫里，李妈让陈府奶妈在下房等候，便

抱着小官人见了王妃。一直到暮色降临时分，李妈才将孩子交给陈府奶妈，抱回陈府。

回到家里后，揭开脸罩一看，不由大吃一惊，竟是个女娃。陈夫人非常痛心。陈阁老也非常忧伤，但知道王妃生的是女孩，将儿子换去，想日后有望当皇帝，这样想来，便对夫人说：“不要哭闹，不得声张。出了这事，只能将错就错，否则性命难保。”

日后，王妃抱着小王子出来与雍亲王见面，雍亲王见这白白胖胖的儿子，又是钮祜禄所生，满心喜欢，倍加宠爱。而陈阁老怕别人知晓，便告老还乡，回到浙江海宁。但后来“陈与帝共一宗”之说仍然不胫而走，传遍大江南北。

另一种说法，乾隆是在康熙年间，为热河行宫——避暑山庄的宫女所生，这宫女名叫李金桂。康熙四十九年秋季，皇帝率领皇子亲贵，文武大臣，来到“木兰围场”举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。这“木兰围场”位于承德以北四百里一带，此地山高林密，百兽俱全，是个理想的狩猎场所。方圆数百里的围场，共由五十个小围场组成。

八月底的一天，在阿格鸠围场，康熙皇帝端起猎枪，打中了一头肥硕的梅花鹿。皇帝的枪声一响，各队扈从闻声策马扬鞭，追逐四散的群鹿。中间有一队的领队是皇四子雍亲王胤禛，这胤禛身材魁伟，能骑善射。这次他挑中一只大鹿，全力追赶，足足追有一顿饭的功夫，才举枪射击，连发两枪，射死了这头鹿。胤禛勒住马，回头望去，只有贴身的一个叫恩普的“哈哈珠子”（男孩子），气喘吁吁赶上来，其他人马已不知去向。胤禛高兴地对恩普说道：“砍下鹿角，以便回去登账。”恩普却先拿出一个木碗，割开鹿的喉管，接一碗鹿血，递给胤禛，那胤禛一口气喝了大半碗，然后才动作麻利地砍下鹿角，主仆二人跨上马，缓缓南行。

鹿血有壮阳补气之奇效。没多久，只见骑在马上的胤禛脸胀得通红，鹿血劲发，心里像有一团压不住的火，喉咙热乎乎的，像有东西梗得难受，喘不上气来。胤禛忙对恩普道：“这附近有人家吗？”恩普回答说：“四爷，翻过前面的山，就能看见行宫，我去找个妞儿让您享用。”胤禛只

好重新上马。他们顺坡而下，很快到了平地，这平地尽处，是一个菜园，菜园边处，又是一片树林，林边一座茅屋出现在视野当中。主仆二人停住马，恩普忙说：“四爷，您先进屋等等，我马上就回来。”胤禛明白他去做什么，便进屋坐在炕沿上等着。

不多时，恩普就将一位宫女推进屋，然后又掩上门。宫女一声惊叫：“四阿哥！”胤禛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欲火，黑暗之中与这宫女草草完事，演出了这段露水姻缘。事毕，胤禛推开屋门，转过头一看，真是吃惊不小，这宫女长得实在太丑，想到刚才那番光景，不由大失所望，恨不能马上离开此地。于是急忙叫道：“恩普，快牵马来！”胤禛上了马后，一言不发，往北走去，心里一直叨咕：原来清朝家规严格，皇子私通宫女，算是秽乱宫闱，这事如果传出，不仅自己竞争皇位无望，还会给臣下和后人留下笑柄。只有当机立断，除掉这知情的哈哈珠子。想着想着便走近峡谷，这峡谷路十分狭窄，一面是悬崖，一面是峭壁。胤禛让恩普前方带路，自己扬鞭策马跟着，当他靠着峭壁一面与恩普的马接近时，便扬起鞭子狠狠向恩普的马眼抽去，恩普马受惊，乱蹦乱跳，三下两下，就把恩普甩落悬崖，马也随后落进谷底。

当胤禛望见前面有皇帝派遣的七八个近侍骑马迎来，都停住马，一名御前侍卫赶紧说：“四阿哥，奴才们可找到你了。”胤禛便将如何追上了一头大鹿，恩普又是怎样一不留神掉下悬崖之事细述一遍，御前侍卫安慰一番，留下两名侍卫查找恩普下落，自己便陪着胤禛上马，返回围场。自然免不了皇父几声责斥，便又随皇帝回到避暑山庄。紧跟其后，御前侍卫禀报了恩普的死讯及善后处理。没过多久，雍亲王及陪侍人马就随皇帝回京了。

后来，金桂在破旧不堪的马棚里产下一子。宫中知道后，由德妃出面，征求康熙帝同意，才将这个孩子抱入宫中，民间留传他就是乾隆帝。

据正史记载，乾隆生于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八月十三日，其母是钮祜禄氏。钮祜禄氏于康熙四十三年赐侍胤禛藩邸为格格。弘历即帝位后尊她为孝圣皇太后。所谓乾隆为汉人之后，以及他是雍亲王“野合”而

生，并无史实可考，恐怕仅是传说而已。

关于乾隆的身世的第一种传说，我们有必要考查“海宁陈家”。“海宁陈家”一词，在清代之时，朝野闻名，无人不晓，乃至帝王君主，亦袭其辞以称之。道光朝有江西建昌道员陈崇礼应召，道光帝询其家庭背景。陈崇礼为佐贰属员起家，当时官场之风重科举出身，因此意颇惶愧。然当陈奏明自己系陈元龙、陈世倌之后代，道光帝欣慰曰：“汝固海宁陈家也。”遂擢陈崇礼为盐运使，可见其晋升纯系得力于门望。海宁，清为州治，位于浙江北部，南临杭州湾。清世谈官阀，侈恩遇者，无不晓海宁陈家。而恩遇隆盛之原因，乃至谓：清代有一帝，实为其家所产，或谓系圣祖康熙帝，或谓系高宗乾隆帝，而集四方传言，则以指乾隆者为多。直至清末，可以说海内上自缙绅，下迄妇孺，莫不知海宁陈家子有一人为帝之说，而汉人尤为津津乐道，众口一词，有凭有据，牢不可破。其流传之广，影响之大，简直可以与“太后下嫁”、“顺治出家”、“雍正被刺”等传说比肩，并称为清官四大奇案。

海宁陈家之园邸，有御书“爱日堂”、“春晖堂”二匾。日，尤如父也，“爱日”可译为孝养父亲，“春晖”取自唐朝孟郊《游子吟》诗句：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，大意为母恩。持乾隆为海宁陈家子之说者以此为力据。但是考证史实，此二匾为康熙所书，与乾隆毫无干系。《清史稿·陈元龙传》载：“康熙三十九年，迁侍讲学士，次年，转侍读学士。四月，上……作书，赐内直翰林同观。谕曰：‘尔等家中各有堂名，不妨自言，当书以赐。’元龙奏，父之门因年过八十，拟‘爱日堂’三字。御书赐之。”这就是御书“爱日堂”匾之由来，时陈元龙同乡查升，拟请“澹远”二字，康熙亦即挥笔赐之。御书“春晖堂”匾之由来，系康熙四十六年事。据《海宁州志·列女》载，陈元龙胞弟陈邦彦，其父陈维绅，死得很早，迎娶黄氏，“陈维绅娶黄氏，钱唐相国文僖公侄孙女，观察怀玉季女也，年十九归陈。三载寡，守节四十一年，丸熊教子，直至成人。以子邦彦贵，封淑人。康熙丁亥，御书‘节孝’二字旌其门，癸丑，赐‘春晖堂’额”。由此看来，康熙为臣工家府题写匾额，乃经常之举，目

的是施之恩德，唤之感念，融洽君臣关系，实属驭下之道，毫无穿凿附会之处。再如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南巡，时桐城张文端、公英已以大学士致仕，迎辇清江浦，随至江宁。康熙准备启驾，张英已与在籍诸臣奏请，允留一日，得旨：“念老臣恳求谆切，预备再留一日启行。”最初，张英已谢职归籍临行时，御书“笃素堂”三字以赐；在淮安，则御书“谦益堂”及“葆静”匾额；在江宁，则御书对联及“世恩堂”匾额，他所赐赉，不可胜言。“世恩”二字，于好事者揣摩亦可联为“祖上恩德、后嗣感念”之类，难道康熙与桐城张家有脉因？不然为何单挑“爱日”、“春晖”之御书匾额而指清代有一帝为海宁陈家之后呢？

海宁陈家登科入仕，始于明正德八年（1513年）分科陈中孚，后来科名仕官之盛，实属少见。陈氏之显贵，在明代为陈与郊、陈与相兄弟，一为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，一为贵州左布政。与郊之后虽有科第官职，但比不上与相之后代，颇应“芝麻官数”之谶语。与相之子陈元晖、陈祖苞同登万历癸丑进士，一为山东左参政，一为顺天巡抚，正值明末。海宁陈氏科第之奇，常以父子兄弟同登一榜为传统。祖苞之子陈之遴，为崇祯丁丑榜眼，官至中允，入清后遂即摆升至大学士。之遴弟陈之暹之子陈金允，为康熙朝尚书。祖苞之后代多清贵之官，然不登卿相。与相还有一子陈元成，官至大学士，陈氏为卿相者，皆元成之后。元成之子陈之遴为拔贡生，之遴之子陈元龙为宰相、孙子陈邦彦为侍郎；元成另一子陈之间为岁贡生，之间之子陈诜为礼部尚书，诜之子陈世倌为宰相；之间还有一子陈世仁为翰林检讨，世仁之子陈用敷官督抚。之间另有一子陈论为刑部尚书。海宁陈氏在康熙、雍正间，官仕显赫，中外居要任者极多，而科第尤以康熙年间为最。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会榜，陈元龙弟陈嵩，侄邦彦、陈诜之子陈世倌，三人同榜，按行辈竟为三代。康熙五十六年，元龙之子陈邦直，世倌之兄陈世仁，另有一服属较疏的陈武婴，兄弟三人同榜。一时以天下之大，参试者之多，而屡为海宁陈家所占，免不了以神秘之见解，附会于帝出乎陈家，特假科榜以恩赏。但是，附会传说者不知陈家有此异数，是在乾隆未出世多年之前。以荣盛之势相较，海宁陈家至乾隆朝，官

途日趋衰落了。

陈世倌在雍正年间，曾做过巡抚大员，至乾隆六年，由工部尚书升至文渊阁大学士。至乾隆十三年十一月，以错拟票签革职。陈世倌被革职后两年，乾隆十五年八月，进京恭祝皇帝万寿，想竭尽谄媚之辞，宝财之献，结果乾隆赏其原衔，依然下令将其遣回原籍海宁。至乾隆十六年三月，命来京入阁办事。九月，兼管礼部事。自陈世倌复起，在内阁中万事谨慎，至乾隆二十二年，以老病请求退职。乾隆帝不加理会，陈世倌却迟迟不肯遽归故里，帝亦视而不见，不肯谕留，而陈世倌最终未行即卒，老死他乡——正如传说中所言，乾隆南巡至海宁陈家去见或者去认那位辞官回家的生身之父陈世倌，也见不到认不到了。

乾隆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，若论抱养异姓之子，一定出生在康熙五十年内，且月份日期也不能有很大的出入，而且必须是当朝天子康熙或雍亲王胤禛之所为。据考这一年海宁陈氏在朝者有两位达官，一是陈世倌之父陈诜，当时由湖北巡抚内升工部尚书，其擢职在四月，已在京朝任事；另一位是陈元龙，是八月初四日由吏部左侍郎迁广西巡抚，距乾隆生日只隔几天，当尚在朝，未赴新任。陈诜与陈元龙为同祖兄弟，皆为大学士陈元成之孙。值得关注的是，传说帝家以女换去陈世倌之子，而当时陈世倌并未在京任朝官，即使是时生育一子亦无条件被帝家易去。而陈氏为官者陈诜、陈元龙，其子嗣由来及后世俱明，又何曾别有一子为帝家所换。

另外，当时陈诜或陈元龙果有一子被康熙帝或雍亲王抱而易之，因其隐讳而后世鲜知。若指康熙所为，绝不可信！康熙是清代帝王中子女最多的一位，共计有五十个子女，其中子三十五人，除夭折早亡者外，成年皇子二十人，均受牵联。时复立皇二子胤礽为皇太子不久，至将再废，而诸皇子蠢蠢欲动，皆欲谋储，酿成后来兄弟相戕之祸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康熙极为担心，为何还要以“凤换龙”之手段抱一异姓者，置之雍王府，而又隐讳其事，以成汉人潜移满族天下？若当真如此，则康熙就是存心预谋将天下交与汉人才立雍亲王为储嗣，以促成易来之陈氏子将来继其父而称

帝，胤禛夺嫡之疑案便不存在，而诸王的不满与声讨也便可以理解，其仇视所向便是康熙而非雍正了。这种揣测，是无法想像的，极不合情理的，绝对不能成立！

若指雍亲王胤禛私下抱易陈氏子，则当时雍王之前有三子，第一子及第二子虽早殇，第三子弘时已八岁，何必再抱一异姓汉人？莫非胤禛亦听说“青龙蟠桥下”、“檀树坟之后人位极人臣”等海宁吉兆，晓得陈氏三子必有九五之福吗？而这必须建立在胤禛能够继续称帝的根基上才能实现，时兄弟相煎正炽，焉知皇位归于哪个皇子？就算胤禛自信有把握能够摘取金銮，以当时韬晦审慎之为，亦不肯易换汉臣之子，以供诸兄弟攻击之资。角胜于毫芒之间的诸皇子，最怕给人留下话柄，何人这样做，无异于自取灭亡，其帝王之梦必成泡影，而且极有获罪遭遣之祸。所以，假设陈选或陈元龙有一子被康熙帝或雍亲王易去，其动机难以成立，后果更不堪设想，假想也就失去意义。

此外，有清一代，旗人生子一定要报都统衙门，宗室生子一定要报宗人府，定制十分缜密。何况紫禁城内，门禁森严，怎么能随意抱子出入宫内？民间流传演义故事中将臣工、侍从以至仆妇出入深宫大内说得如同信步街肆，晋见皇帝与皇太后、皇后如同径寻亲朋，还有什么金銮殿上皇帝召见携手臣工之类，都是缺乏宫廷常识的胡乱捏造。

总之，各种传说中关于清朝有一帝、或者干脆说乾隆帝弘历乃抱养于海宁陈氏之子的话，可以完全辟除。关于乾隆下江南至海宁驻幸陈家之事，也绝不是去认什么生身父母，而是为了海塘工程。

清朝修建浙江海塘工程，始于康熙朝。雍正十一年（1733年），雍正帝命内大臣海望，直隶总督李卫赴浙查勘海塘，谕曰：“如果工程永固，可得民生，即费千万不必惜。”此为大举修治的开端。乾隆登基才两月，即谕：“浙江修理海塘工程，该督郝玉麟等奏，增加捐纳条款，经九卿令议准行。朕思捐纳一事，原为一时权宜，无益于吏治，并无益于国家。朕知之甚悉。浙江增捐之处不必行。海塘工程，著动正项钱粮，办理其事。”由此看来，雍正、乾隆尽心于民事，开不惜动支国库，以杜绝捐输苟且之

谋。乾隆即位后，雄心勃勃，颇欲有所作为，也自有其功业。他常从形式上效仿先祖，看到其祖父康熙“为百姓检阅河道，咨访问闻风俗”而六下江南，“盛典昭垂，衢谣在耳”，因于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起，中经二十二年、二十七年、三十年、四十五年，到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，也先后六次到江南巡视。对此，乾隆非常重视，自言：“予临御五十年，凡举两大事，一曰西师，一曰南巡”，并强调：“南巡之事，莫大于河工。”他在南巡中，的确比较注意兴修水利，治理水患，特别是对浙江海塘工程，予以较多的关注，屡次阅视，令地方大吏将柴塘改为石塘，“为民间永远御灾捍患”。这在一定程度上，起到了发展生产、维系人心、加强统治的有效作用。

乾隆首次南巡于十六年正月启銮，入浙渡钱塘，祭禹陵而返，压根没去海宁，第二次南巡在二十二年，至杭而返，也未到海宁。二十五年庚辰，钱塘江潮势北趋，海宁告警，引起乾隆的重视，二十七年三月第三次南巡，乃亲自新阅视，有御诗云：“两度曾未临，额手谢神灵。庚辰忽转北，海近石塘行。”三月初二日谕：“朕稽左时巡，顾及海疆为越中第一保障，比岁潮势渐趋北大宴，实关海宁。钱塘诸邑利害，计于老盐仓一带，柴塘改修石塘，即多费帑金，为民永远御灾捍患，良所弗惜。”御诗《观海塘志事示总督杨廷璋巡抚庄有恭》曰：“明发出庆春，驾言指海宁。海宁往何为？欲观海塘形，浙海沙无常，南北多次变动。北坍危海宁，南坍危绍兴。……绍兴故有山，为害犹差轻。海宁陆且低，所恃塘为屏。……接石为柴塘，易石自久经，费帑所弗惜，无非为民生。……”从此以后，海宁塘工成了朝廷特意区划之事，与康熙时治河工程同样重要。乾隆于三十年第四次南巡，四十五年第五次南巡，四十九年第六次南巡，每次都到海宁。最后一次南巡的前一年，谕曰：“至浙江省海塘，前经降旨，将柴塘四千二百余丈，一体改修鱼鳞石塘，为海滨群黎永资捍卫；今要工即将完成，亦不可不亲为相度。”依上述史载，乾隆南巡四至海宁，皆为塘工，绝非为他故，如传言中寻亲认父均是谣言。

乾隆巡幸海宁，海宁自然会为他安排。陈家为此地望门，累世簪缨，

三朝宰位，与国同体，其园邸尤为海宁名胜，若选迎驾之处，非他莫属。《据海宁州志》载，陈氏家园本名隅园，原为南宋时封安化郡王王氏家园旧址，至清时园中尚有老树为南宋遗物，历经沧桑，可谓难得。安化郡王为北宋靖康间太原守将王崇，金兵南侵。王崇以身殉所镇之地，宋廷南渡后，宋高宗赵构封王崇以王号，召其后袭爵，而赐地于盐官，即海宁城内。王氏家园历元、明两朝，尚有遗迹，至明万历时期，陈与郊得之，修治一新，因园处城中一隅，因此取名隅园。至清，传至陈元龙。雍正十一年，年逾八旬的陈元龙乞休，其子陈邦直以编修侍养归籍。乾隆元年，陈元龙去世，而陈邦直遂不复出，专力营构此园，设备十分齐全、雅致。其园占地百亩，楼观台榭，供憩息可游眺者有三十多处。制崇简古，不事刻镂。有环碧堂、楼、澄澜馆、天香坞、群芳阁、筠香馆、赐闲堂、养月轩、竹堂、月阁、环桥、古藤水榭等美景，供帝王驻跸憩游，乃为理想之佳地。居于园中，即可闻钱塘江潮声，其地望可想而知。

乾隆第三次南巡，初幸海宁，驻在陈家，为其园御书赐名“安澜园”，取“安宁澜”之意，不离塘工之本；并御书“水竹延清”、“怡情梅竹”二榜于环碧堂中。当时陈邦直还健在。乾隆御诗《驻陈氏安澜园即事杂咏》六首。

其一：

“名园陈氏业，题额曰安澜。”

至止缘观海，居停暂解鞍。

金堤筑筹固，河渚涨希宽。

总庶万民戚，非关一己欢。”

其二：

“两世凤池边，高楼睿藻悬。”

渥恩赉硕，适性惬意泉。

是日亭台景，春游角徵弦。

观澜遂返驾，供帐漫求妍。”

其三：

“隔园旧有名，岩壑杳而清。”

“城市山林趣，春风蔼鸟情。”

“溪堂擅东海，古树识前湖。”

“世守独陈氏，休因拟奉诚。”

其四：

“别业百年古，乔松径路寻。”

“梅香闻不厌，竹静望偏深。”

“瑞鹤舞法影，时禽歌好音。”

“最嘉泉石处，抚帖玩悬针。”

其五：

“元臣娱老地，内翰肯堂年。”

“赌墅棋声罢，木天砖影捐。”

“竹堂至潇洒，月阁挹清娟。”

“信宿当回跸，池边坐少延。”

其六：

“天朗惠风柔，临溪禊可修。”

“趣真如谷口，姓不让冈头。”

“意以延清水，步因觅韵留。”

“安澜祝同郡。宁为畅巡游？”

体会诗意，哪有一点儿寻亲认父的意思呢？乾隆第四次南巡，未到杭州，先至海宁，正为此时全塘改柴为石。有诗“盐官三载重经临，两字‘安澜’实廑心”。此次出行之意，亦在《驻陈氏安澜园叠旧作即事杂咏》六首中有所反映，如：“如杭第一要，筹奠海塘澜。”“意在安江海，心非耽石泉。”“观塘吾本意，讵可恣遨游？”其诗还提及海宁陈家：“盐官谁最名，陈氏世传清。讵以簪缨赫，惟教孝友情。春朝寻胜重，圣藻赐葆明。……”并没有血亲宗脉之隐。

乾隆第五次南巡，依然驻在安澜园，有《再叠前韵》六首，诗曰：“观海较前异，石塘贴近澜。”“熟路原相识，名园颇觉宽。”“沙州逮北

边，数岁为心悬。”“安澜易旧名，重驻跸之清。御苑近传迹，海疆遥系情。”“南北涨坍屡，悉欣诗句留。即今值愁际，那得惬意游？”其中“御苑近传迹”一句，乃乾隆既幸陈家，甚爱其园，返京后遂在圆明园内效法修建，与无锡秦氏寄畅园同例，景致建与海宁之处无二，所以“安澜园”命名。其中“南北涨坍屡”一句，指钱塘江潮势或南或北，迁改不常。自三次南巡后，乾隆虽不能年年到此审阅，然理会海宁塘工之谕旨，在《清实录》中记载的颇多，持二十余年不懈，竟于一朝亲告成功，谋国之勤，可以永垂史册。

乾隆第六次南巡时，已是74岁高龄了，有一首诗《四幸陈氏园三叠前韵》：“春月来观海，古稀仍据鞍。”“乡语分疆异，民心一例欢。”“载语世臣者，承蒙在敬诚。”“六度南巡止，他年梦寐游。”乾隆自知以后不会有南巡再幸之日，而且上徇康熙帝，既许在位之日不超过圣祖六十一年，南巡亦以圣祖六次南巡为准止。

以上乾隆南巡四至海宁勘查塘工，因海宁这个地方没有其他适当之地可做迎驾之所，陈家有名园邀驾，乾隆赏其园林，屡幸其家做憩游之地，并非有其他隐衷。从当时陈氏子孙的《记恩录》看，仅以屡荷御题园名堂榜自炫，并无召对事实可言。传说中的乾隆之亲生父亲陈世倌，在乾隆初幸海宁陈家时，已去世四年；乾隆出生之日，在京列朝的陈元龙、陈诜，也早已去世多年。乾隆对海宁陈家，绝无厚待之意，《清史稿》中有《贰臣传》，此为乾隆所特定，开千古未闻之例。贰臣指在前明为官，降清后又为官的臣子。“贰”即变节之意，列入此传者，绝非褒扬。佟养性、佟养正先为明将，早归太祖努尔哈赤，康熙之母为佟养正之孙女，康熙又娶佟养正之曾孙女为皇后，佟氏遂一律不列贰臣，此乃乾隆有意加厚。但对海宁陈氏，则名列崇祯丁丑榜眼、入清后累升至大学士的陈之遴于贰臣不讳。国史明明有传之人，其人明明曾仕于明，如赵开心，即不侍贰臣。

苟援此例，乾隆如稍为陈氏施恩加厚，何不避陈之遴之过？乾隆执政之前，陈氏为卿相者皆已逝已退，只有陈世倌、陈邦彦二人。陈邦彦于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十一月为礼部尚书，第二年十二月即被削职。此人

在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年）已入翰林，且以其母节孝邀奖，得御书“春晖堂”之赐，越雍正朝至乾隆中，在翰林已五十年，方得一侍郎之职，其提拔何速之有？又简任一年，即被革拿下。陈世倌为相，也被削职，在同时诸相中，最不为乾隆所敬礼，仅以其为康熙朝旧臣而优容延纳之；一俟陈世倌告休，立即痛快准允，无所倚重，无所挽留，可见所谓乾隆厚待海宁陈氏，较之康雍朝实属适得其反。若果有亲脉之缘，绝不致如此。乾隆巡海宁幸陈家时，陈氏无有君王加厚成就分外亲近以至隆盛而自诩，更无祖德泽后、风水特佳以优越。但是到数代之后，其裔陈其元作《庸间斋笔记》，论述祖德甚多，侈言其家清初之盛，但实语不详，并且很多并不准确，纯用家门传说之方，为张大语，又何怪世人传说之谬而不能以史实之证呢？

康熙五十年（公元1711年）八月十三日子夜，雍亲王胤禛惴惴不安的心情，霎时激动起来。他得知格格钮祜禄氏生下了一个男婴。雍王邸（后改称雍和宫）霎时间似乎明亮许多。

此前，胤禛已有4子。长子弘晖，出自皇后乌喇那拉氏，康熙四十三年（公元1704年）夭折。齐妃李氏为胤禛生有3子，即弘盼、弘昀、弘时。但弘盼未满2周岁殇逝，还未叙齿排行；弘昀排行第二，11岁死去；眼下就只有8岁的三子弘时。胤禛贵为亲王，仅有1子，不免有些单薄。那正是诸王子间为争王储地位明争暗斗白热化之时。太子胤祁废而复立，但是昏庸暴戾秉性不改，康熙是断难容忍的，其地位摇摇欲坠。胤禛与几个兄弟一样有觊觎皇位之心，却处处巧加掩饰，口头上说，储贰之事，“避之不能，尚有希图之举乎！”暗地里却在作周密部署，以川抚年羹尧与同母弟胤祥等为核心组成了夺权小集团。胤禛心里清楚，在诸阿哥中，谁能得到老皇帝的欢心，谁就能在未来主宰天下。多年来，他按这一信条制约自己的言行。现在，他又给康熙老皇帝添加一个孙子，这肯定会使自己在康熙内心天平上，增添一个砝码。

钮祜禄氏是四品典仪凌柱的女儿，其父官爵并不显赫。她生下的这个儿子，排行第四，取名弘历。弘历即是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执政长达63年